

如烟往事

老井

■ 李科洲

那口井，静静地躺在岁月的角落。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把我的时间收藏起来，折叠起来，埋在草丛深处，直到有一天，我再次来到它身边。

我回老家，总要从它身边走过。村里已经没有什么人知道它的存在，我好像也已经遗忘它。很多年前，我们就用上了自来水，谁还会想起那口老井呢？虽然它曾养育了整个村庄。

它早已默默地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废井。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它，决定去看看它。我只记得大概位置，便询问母亲。她说：“你去看它干嘛，吃饱饭没事干吗？”但她又接着补充：“沿着水利沟走到涵洞边，左拐进一条小路，走二三十步就能看到。”

我来到母亲所说的地方，眼前除了一片木薯地，并没有看到井。地里有一位阿婆正弯着腰，专注地除草，动作娴熟而缓慢。我走上前去，向她打听。阿婆抬起头，用手一指：“就在那里。”然后，她问我：“你找它干啥？”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随便看看。”

看着阿婆的脸，我依稀记起她年轻时的模样，知道她是同村人，但想不起她叫什么了。我担心她会笑话我这么“闲”——竟然对一口废井感兴趣，就不好意思相认。

记得阿婆壮年时，可是干活能手，无论种田、割稻，还是挑水，样样在行。可如今，她的头发已经斑白，腰也弯了，就像那口老井，被岁月磨去了往日风采。

水井周边全是野草。我站在木薯地里，双手用力地拨开草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看到了一潭死水。一股气息扑面而来，熟悉又陌生，折叠的时间突然展开，我瞬间回到童年——

那一年，村子遭遇大旱，田地干裂，庄稼枯黄，空气中充满焦虑和不安。母亲半夜起来去挑水，因为只有到半夜，井水才会再慢慢地冒出一些来。我打着手电筒为母亲带路，母亲则挑着空桶跟在后面。

来到井边，看见好多水桶在前面排着长队。人们大声地交谈着，埋怨这鬼天气。一位阿伯蹲在路边，在晃来晃去的手电筒光照下，可见他的小腿青筋突出，就像旱田的裂纹，蜿蜒扭曲。一位大婶手抱着扁担，靠在上面，大声聊天，语音里传递着这夏夜的燥热。

困意袭来，我坐在地上打盹。不知过了多久，终于轮到我們了。母亲挑着水桶，一步一步走到井边。这口井很特别，有着长长的台阶。人无须用绳子吊着皮球或小桶打水，而是沿着台阶走到水边，直接用桶打满水再挑上来。

母亲在路边摘了两片野芋头叶，各放在两个水桶里。母亲挑着水，步子变得短促。扁担一弯一弹的，她的肩膀随之一起一伏。水晃动起来，叶子也很有节奏地摇荡。有叶子压着，水很少溢出来。

我打着手电筒在前面带路。走了几步，母亲突然抱怨道：“我看不见路。”

原来，我走在母亲前面，只顾着照自己脚下的路，却挡住了她的视线。这和来时不同，来时她是挑着空桶，走路轻松，虽然跟在后面，却可以和我错开走，不会看不见路。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赶紧绕到母亲后面，小心帮她照路。

父母每天都要挑水。家里有一口大水缸，缸里早晚都装满了水。洗澡时，我一般和伙伴到井边打水上来直接用。有一次，我图方便，从水缸里打水出来冲凉。爷爷发现后，大声开骂：“你爸妈每天挑水，你知道有多苦吗？”

回想起这一幕，我仿佛又看见母亲肩膀上的老茧，又闻到父亲衣衫上的汗味。

如今，我站在废井边，听它无声地诉说往事。井水已经不再清澈，上面浮着树枝和塑料袋，但它依然守候着这片土地，滋润着这片土地。我感觉，折叠的时光像井水一样漫出，柔软着我正在板结的心灵。

晚风中，木薯叶沙沙作响，那是在翻动发黄的日历吗？很多往事，在我脑海一一浮现，有温馨，也有酸楚。生活不停往前走，谁会回头看一眼这口废井呢？



《老井》（中国画）张仃作

潮汐·纪念《海南日报》创刊75周年



缘起新华南路

■ 王玉珏

从新华南路7号到金盘路30号，从最初的两层小楼到如今高达二十一层的大厦。这不是简单的位置转换，它记录着《海南日报》一路风雨一路歌。尤为荣幸的是，在这巨大的发展变迁中，有我踏足其间留下的浅浅脚印，那由远而近的脚步声，轻轻地诉说着我和《海南日报》的深厚情缘。

岁月悠悠，屈指数来，至今我与《海南日报》结缘已有三十七个年头。上世纪80年代末，在通什（今五指山市）读书的我，因仰慕“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记者，深深地爱上了新闻写作，成为了学校广播站的特约记者。课余时间经常在校内外采访，除了给校内供稿外，还给省级



《蜻蜓》（版画）张祯麒 作

“老王，你不走，不上山，那我们抬着你走，边走边奏哀乐。”他在任公职时，给年轻人带课题，做辅导，与他们打成一片，几乎是忘年之交，和他闹惯的小伙伴们嬉皮笑脸，姑娘们也凑上来帮腔：“我们在沿途上采摘野花，编织花环。”好调皮的年轻人，就是喜欢幽默风趣，这个时候还开起了玩笑！

“前面不是海，可上贼船了，我慢些走，你们先走吧。”他心里嘀咕，叹出一口气。

这是在海岛中部的卧龙山。平日车到大陆坡，车辆开始爬坡的石桥处，举目往四英岭北麓望去，云雾缭绕的深处，山上的石势恰似昂扬的龙头须冠，仿山势侧卧则是被茂盛植被覆盖的龙躯，整个轮廓活像一座生动卧龙走势。后被县里几个文学青年写成美丽的传说，谓之为卧龙山，上了区域性文旅地图，远近扬名。

他有五六年没爬过山攀过岭了，这山势出息成为野外游览胜地是他始料未及的。他心向往之，却从来没有涉足过。爬山是年轻人的事。他本知道自己力不从心，就不该来凑这个热闹。

他的退路，被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堵住了。他别无选择，脚下似乎只有向上攀登的路。唉，走到哪算到哪吧，他想，总不能让我拿身体当赌注，他喝罢年轻人递过来的补能量的脉动饮品，撑起身体站了起来。

路上，他总觉得气喘吁吁的，一边往陡峭山上攀爬，一边又掉头向山下回望，似乎要寻机往回溜。但小伙伴们时时盯着他，姑娘们步步看着他，他几乎没有伺机溜号的机会。

他胸脯起伏，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皱起眉

采访，一篇篇新闻稿件陆续在《海南日报》发表。其中，《燃起激情跟党走》《新兴工业领跑东方经济》等头版头条新闻，更是得到了各界的肯定。其间，《海南日报》不断改版扩版，版式越来越美，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基层一线记者，我为此感到高兴和自豪。2004年7月6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立，从单一的《海南日报》发展成了海南经济特区传媒巨头。我也与海南日报一同成长，从市委办科员晋升为副主任科员，直到主任科员、办公室负责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播电视台台长等职。可以说，海南日报社是我成长道路上的“贵人”，我早已把它当作自己的家，把报社领导、编辑、记者当成了家人。一路走来，我和一拨拨驻东方站记者友好相处，风雨同舟，建立了亲密的战友关系。这中间有苦也有乐，有喜亦有悲。最令人痛心的是，2004年9月4日，我敬仰的兄长甘远志同志在东方采访途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倒在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我目睹了他在医院被抢救的全过程。当噩耗传来，犹如当头一棒，我心如刀绞，简直不敢相信刚刚还有说有笑的一个大活人，转瞬间竟然与我阴阳相隔。悲伤中的我饱含泪水写下了通讯稿《他倒在了自己热爱的岗位上——追忆海南日报记者甘远志生命的最后时刻》，发表于9月8日《海南日报》头版，向他做最后的告别。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离开了新闻宣传工作岗位，但依然与《海南日报》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从2011年开始，我的多篇散文作品先后在《海南日报》文化周刊椰风版或海南周刊随笔版发表。她见证了我从一名新闻工作者转变为基层作家的过程。今生与《海南日报》的情缘已无法割舍，她将陪伴我度过余生，我也将为她的发展默默鼓劲加油。

5月7日，《海南日报》迎来创刊七十五周年大喜日子，3月的某一天，我沐浴着春日的暖阳，再一次回到心心念念的金盘路30号。仰望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大厦，凝视着全国优秀记者的楷模甘远志同志的雕像，那些激情澎湃的岁月又一幕幕清晰地呈现在眼前。驻足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感怀之中。

头，或把成把地抹汗。途中小歇下来时，他还夸张地伸腰捶腿，嘴里怨叹：“哎呀，这山我是爬不上去了；就让我在半山腰歇，等着你们下山吧！”

“爬上山顶后，我们就不从这下山了。”年轻人似乎故意将他想半途溜号的念头捻灭，只顾拥着他向山上攀登。

崎岖盘旋的山路，七拐八弯，傍着峭壁，依着悬崖，向山上的深处伸去。路越来越陡，窄小得只能一个人穿过。于是大家咬咬牙，挽拉手，小心而固执地前行，一忽儿昂头攀上坡顶，一忽儿又俯身探进深谷。他抬头低目之处，迷蒙的山间岚雾滚动着，朝前望去，明明是悬崖，没了路，正担心走向何方，路却蹦出来，接着又爬上一盘山的脊梁。倏地，一道山梁斜横而出，挡住路面，他急来转向，抓住路边的攀藤，心不自禁地在胸膛里晃荡。

渐渐地，山间旖旎绚丽的风景进入他的眼帘：哦，久违的野径，草莽丛生，被年轻人拨开后，显露出藏在翠绿深处的鲜花；被乱藤缠绕的参天大树，向上伸展拥抱阳光。

姑娘们从路边采来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插在他的发梢，连同小伙伴们掩饰不住的青春灿烂的笑容，叠进照相机闪烁的底片。陡然间，噼里啪啦，朗朗笑声与他挽在一起，引来一阵阵欢畅的叫好声。

“走，走，往前走。”他的情绪似乎被点燃了，忘情站起身来，挥起手，振臂高呼，一鼓作气攀登之势。

“好！”这时候，年轻人体力已消耗了许多，随身带来的面包和矿泉水所剩无几，但受到他的鼓动感染，齐呼起来，争先恐后地向山上攀登。

拐过一个弯口，忽觉得眼前一片开阔，他终于爬到了山峦峰顶，他回头望向逶迤的羊肠山道，心里不由惊呼：“原来，我真的能爬上来了！”

这时候，大伙陆续到达了顶峰，年轻人一阵欢呼，一起雀跃，再没有人来逗闹他。

年轻人决计沿着另一条蜿蜒山道下山去。不知道谁嘀咕了一句，下山更比上山难，那条山道平日就少有人走。但有野径也必有山花。

而王琪师傅再无畏缩，他相信自己能翻过这座山的。

诗路花语

松风竹露共清音

■ 陈南威

午后推窗时
瞥见庭前石榴花又缀满枝丫
忽而想起那年的暮春
您执笔批阅的朱砂红痕
如暗香洇透纸背
在青涩年华里织就一袭素锦

知音不必弦上寻
那些年伏案写就的尺素短笺
原是茶乡漏下的月光
把散落的星辰串成檐角风铃
在各自翻山越岭的征途上
叮咚成不渝的守望

四十砚田已耕半
幸得先生以墨香为杖
拨开晨昏迷雾时
总见您站在更高处
将流云裁成信笺
为后辈点亮一盏不灭的琉璃灯

此刻洌开明前绿茶
看旗枪在碧波中缓缓舒展
恰似那些未曾宣之于口的懂得
在时光里沉淀出青绿色的清透
愿以余生续写这卷君子之交
在墨香茶韵里
与明月清风同往

人生的第一棵树

■ 林一民

外婆小菜园有株带魂的西红柿
纵然淹没在沧海桑田
但朝花夕拾的百花筒
稍微抖动就渗出猩红的汁液
滴在日历的晨曦和月光上醒目提神

宛若小小灯笼的西红柿果果
缤纷了我无忧无虑的世界。
可那年那月的那天
猛浪的偷摘把我生命里的第一棵树
给糟蹋了

那时候
外婆的言传身教是泣血的弱肉强食
但长大后童眸里的这点印象
又悄然成了我希望田野上的常青树

昙花一现的属于我的那株西红柿
有我稚嫩的陪伴和纯真的呵护
倒也没错过自己的春华秋实
椰树隐蔽下它楚楚动人
矮小却高大了我人生的旅途
没瞅见它受损时的愤怒和嗷呜
但我触手可及的委屈和惊恐的泪水
呼噜过它的妩媚灿烂和归来
外婆那句“没了我们再种”
把它的种子永恒地埋在我心田
从此，
我成长的每一个季节都驻有不败的春天

铜鼓岭上的青翠年年葱郁而不衰
山南山北勤耕不停歇的乡亲
用海枯石烂不变的喁喁酿造出最盛的烟火气
外婆的慈祥 and 睿智像春阳雨露
温煦滋润着我和她的后人
理想中的参天大树

立夏日

■ 乔金敏

你来时，我正挥手
甘愿抱着一副红瘦
不带走半片绿肥
留下蔷薇、芍药、大丽
留下石榴花的道场，继续
演绎未尽之美
我不过是一截柔弱的引信
你必须从你身体里抽出一万道闪电点燃自己
立夏日。还有谁能像你那样
抱着雷声，一跃千里——
身后是
蛙声一片，青荷联袂



投稿邮箱 hnrzbzp@163.com